



梁平文史资料

(第七辑)

重庆市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 编

目 录

上编 历次运动篇

清匪反霸

- 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 郑亚春(1)
- 滑石寨剿匪记 孙亚夫(2)
- 剿除顽匪邓大中 栾麟祥(6)
- 记消灭刀儿教的一次战斗 栾麟祥(8)
-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黄柳青(10)

三反五反

- 我所经历的两次“三反”运动 郑亚春(12)
-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缩影 蒋云平(14)
- 我所经历的“五反”运动 周俊良(19)
- 我县违反选举法第一例 蒋云平(22)
- 我是这样被戴上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的 李克明(23)

大跃进记实

- 大跃进中的小故事 王北中(30)
- 跃而不进 劳民伤财 常开国(32)
- 山上山下一个样 吴立早(36)
- “五风”吹刮时的小故事 曹光福(37)
- 大跃进时的校园生活片断 曹光福(39)
- 我所经历的一次除“四害”活动 李克明(41)

一碗汤圆的故事	余协禹(43)
忆公共食堂	郑亚春(45)
各个击破及其他	李克明(47)
核桃湾的变迁	刘善骅(51)
忆支援农业——“双抢”	郑亚春(53)
“四清”与“文革”	
我给队长搭楼梯	吴正权(55)
不该发生的抄家事件	吴立早(57)
“四清”和“文革”初的几个小故事	吴杰青(59)
“文革”期间帽子多	江家仁(63)
“文革”中几件难忘的事	郑亚春(67)
“七·一六”大型武斗记略	兰 田(69)
小记炸毁观音桥	郑亚春(71)
“文革”中的蓼叶河	曹光福(72)
“文祸”	兰 田(75)
武斗期间逃难记	余协禹(77)
忆护城寨避难	刘善骅(80)
大寨工分是这样评的	王北中(85)
平反纠错	
统战系统纠正冤假错案概况	周靖(86)

下编 综合篇

党史点滴

梁平地下党活动的部分情况	邓仲贤(90)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进军西南

- 进军西南日记 陈海清(101)
两次遇险 余协禹(120)

民国轶事

- 梁山县清末学务点滴 田光国整理(122)
梁山县清末民初文史拾零 陈佩襄(125)
旧县城的打更 郑亚春(129)
梁平县民国年间的妇女界部分知名人士 陈秀卿(130)
解放前后梁平烟毒种禁概况 郑亚春(133)
美蒋匪帮在梁平的滔天罪行 熊伯庚(135)

经济纵横

- 双桂啤酒厂建立记实 蓝家清(140)
改革开放前的农副产品收购 郑亚春(144)
计划经济时期的几种商品供应 郑亚春(147)
食用菌生产失败记 余协禹(150)
梁平柚的历史及产销情况 郑亚春(152)
贡品·梁平豆棒 向光林(154)
想起当年的万元户 郑亚春(156)

文化教育

- 梁山县民众教育馆沿革 蓝田(158)
梁山县乡村建设研究社及乡建旅舍 邓仲贤 周梦侠(161)
梁山抗日民歌一首 王北中(163)
街谈巷议入“竹枝” 蓝田(164)
难忘的解放初期小学教师生活 李克明(167)

一个坚持了 12 年的义务送信组	吴立早(174)
农民爱唱致富歌	蓝 田(175)
人物春秋	
陈克农教授轶事	李克明(177)
我与陈克农先生的一次交往	蓝振中(182)
忆钟纯乾老师	田光国(184)
李芳灿事迹点滴	刘启仁(187)
忆熊伯庚	熊征五(188)
清末名画家·双桂堂方丈竹禅熹	田光国(192)
名胜古迹	
双桂堂被占用、损坏和赔偿的情况	周 靖(194)
小记修补双桂堂	周 靖(198)
双桂堂罗汉堂的建立	周 靖(202)
双桂堂狮子佛的由来	周 靖(205)
双桂堂又现诸多奇景	李克明(209)
梁平“天池”——长塘	李 民 (211)
编读往来	
“国大代表”孟浩然赴南京开会实况	唐仲朋(214)

上编 历次运动篇

清匪反霸

上编 历次运动篇

清匪反霸

我在清匪反霸运动中的经历

郑亚春

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,梁平县在党和政府领导下,开展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。运动开始,我从学校调出来参加了县委在金带乡的试点工作队。工作队由县委委员、宣传部长慕世友领导,驻在协合村。一个月后调到双桂堂举办的第一期农民训练班工作,为每个村培训一名积极分子。农训班由县委委员民运部长、县农协主任兼法庭副庭长汪慈音领导,他是山东人,大家叫他汪政委。我和另一个同志负责一个中队的工作。在600多人的大会上,汪政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运动的方针政策,并进行诉苦教育。他用自己的苦难现身说法,讲得痛哭流涕,启发引导农民代表诉苦,痛恨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,使代表们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,纷纷起来诉苦,挖穷根。使大家提高了认识,坚定了信心。

第一期农训班结束后,汪政委带我们到聚奎乡开展减退清反工作。聚奎乡是封建势力较深的地方。我们工作队与农协会一道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,依靠贫下中农开诉苦大会,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的压迫和剥削。不几天在聚奎乡小学操场召开了审判大会,揭发地主恶霸的压迫剥削罪行,处决11人,从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,把运动推向了高潮。通过深入发动,群众中涌出一大批积极分子、民兵。他们不计报酬,日夜奔忙,又挖出一些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,在街上城隍庙召开第二次审判大会,宣判处决8人,而押赴刑场只有7人,引起群众议论纷纷:有说是工作队放走了一人,包庇了一个……。其实是头一天顺安村在开斗争大会时,群众气愤,在村里枪决一人。汪政委召开驻村干部和农协主任会议,反复说明情况,批评驻村脱产干部不掌握政策,当了群众的尾巴,令其作深刻检查,认识错误,吸取教训。我们在各村也反复宣传才消除影响。

2001年4月

滑石寨剿匪记

孙亚夫

1949年旧历10月18日是梁山县人民喜庆解放的日子。此后一段时间,梁山境内发生过土匪持械抗拒,枪杀我革命同志,企图破坏解放成果的事件。在滑石寨下打响的剿匪第一枪,我是亲自临战的。现回忆其经过情况,并以此纪念滑石寨剿匪牺牲的于知新同志、刘明同志,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!

1950年,梁山全县的中心工作是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。1950年上半年,我刚参加工作,就被分派到驻仁和场街上的县委组织的试点工作组。组长是浙江人、军大毕业生于知新同志。我们起早摸黑地了解群众对减租退押的反映,积极投入减租退押的火热的斗争中。

1950年11月22日凌晨,绚丽阳光刚露出笑脸,知新同志已早起床,操起步枪,练习射击。早饭后,我与知新到上场口李炳全铁匠铺里,了解烟毒犯的情况。突然一个农民来到铁匠铺,要找工作组的同志,说先到乡公所没有人,才找工作组的。他悄悄地对我们说:“我是郑木匠,家住在滑石寨坎下,昨夜捺黑(傍晚)来了八个棒老二(土匪),每人都是一长(步枪)一短(手枪),在我家估倒(强迫)煮饭吃。”郑又说:他早想上街来报告匪情,由于混不出来,临天亮才跑出来。我与知新进一步问了这八个土匪的活动情况后,立即把匪情报告给双桂堂队部和二保王点长处。同时,集合本保武装队员,发出剿匪命令。他们为保卫翻身事业,捍卫共产党政权,积极性很高,个个摩拳擦掌要求上阵。但我们一看,武器很差,大部分是锚杆火枪,不能打仗。知新同志选了武装队正副队长林绍轩、刘家祥(是两支汉阳厂造五子步枪),农协主席李常喜(是单子枪),副主席老刘(是一把梭镖)四人,加上他自己共五个人。他们要出发了,我要与知新同志同去,他不同意我去,因我手无武器。经再三要求,他同意

我到住宿地，拿上他的一颗手榴弹再去。等我准备好，赶上他们同行，点长王寿槐同志也已赶来了。我们一同赶到滑石寨下郑木匠院坝外展开包围，紧缩包围圈搜查，却未发现土匪。追问郑木匠，才说出实情：土匪已转移到屋坎下的河沟边竹林里。根据新情况，王点长召开了脱干及乡武装队长五人会议，研究如何打法。于提出从河沟下面往上面搜索前进。我反对说，倘若土匪在河沟边的竹林里，恰中其计，以暗打明，我们吃亏。我主张把土匪撵出来打，竹林下面架干柴烧（竹林范围小，干柴多，条件完全可能），上面设伏堵击，一举歼灭。刘明又不赞成我的意见，他说：“这种做法太胆小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往里面冲。”互相有了争论，王点长总结说，他同意老于和老刘的战术，避免用火攻，防止土匪的长枪带不走仍放到竹林被烧坏。他进行了分工，他与于知新、刘明三同志从下面进攻，我与乡武装队长范吉成同志领导武装队员进行堵击，并给我一个白铁口哨。我就命令四保武装队的林绍轩，刘家祥两同志在要隘口上，掀起石板石筑好防御工事；我与范吉成堵截河沟正上方。因我无武器，我喊了一个武装队员蹲在我的侧边，他有一长步枪。各方面正在部署，河沟里突然响起“啪啪”两个手枪的连发和步枪声。顿时我思想有了阴影，枪声好像是从里面向外射击的。可枪响后又顿时寂静，等我掉头找那两个武装队员，谁知他们已撤退得无影无踪。原想利用他的步枪打土匪，他们却跑了。紧接着，又发现竹林边沿的竹子一阵摇动后，立即出现一个人头。范吉成与我相隔两丈多远，我喊：“老范，打吧？那竹儿摇动的地方，有人上来了”。正喊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看到竹儿边烟子一冒，我立即卧倒，只听得手枪声“哧哧”擦头而过，我立即翻起来一看，有三个土匪窜出了竹林，准备翻上楞坎。土匪喊道“舅子（黑活，互称为同夥）冲上去捉活的。”土匪看到我是指挥者，手中无枪，以为可欺。我火冒三丈，甩出了我与生命相关的唯一手榴弹，当即炸伤了一个匪徒，三个都缩了回去。又有半小时的寂静，匪徒们在组织反扑。但他们怕我还有手榴弹，不敢再往正面上，就往侧面扑，恰与林绍轩他们狙击组接上火。一次，两次直到反扑四次均未得逞。太约是午后三点钟左右，土匪上不

来,我们消灭不了他们,互相僵持着。我突然警觉没有武器,容易被土匪切断归路,在打退第四次反扑后的间隙中,我由原来的战斗位置转移到狙击组。点长王寿槐也来了,他情绪沮伤,报告了万分悲痛的消息说:“我们一进竹林就挨了,于知新和刘明没退出来。”听到刘明在里面哼,喊救命。急着叫人进去背出来,可武装队员不敢进去,只好喊林绍轩和刘家祥下去背。麋即我又跑向右边最高山头上。倾刻,八个土匪涌出竹林上到楞坎上,追打农会武装队员。我见情势不妙,立即高喊:“你们已经被包围了,人民政府决不虐待俘虏,缴枪不杀!”当然这些顽匪不可能放下屠刀,匪徒们一边骂一边向我占据的山头反扑过来。我无枪、无刀,只得撤出山头往街上走,刚到山脚,看到抬着刘明同志的一副滑杆,当时他的神志很清醒。他说,知新同志走的第一名,他走的第二,一冒头老于就被打倒不动了,他的统子上(小肚子)挨了一枪,后面的同志退走了。土匪来缴两人的枪及解子弹袋,他屏住不出气,匪徒们又把他掀下水。刘明同志与我握手时说:“我糟了!”我答不要紧,立即组织人换班抬送县城医院。后来,因运输工具及抢救条件差,送至仁贤街上就牺牲了。刘明同志是梁平县竹山区天生公社光华大队人,出生于1929年,牺牲时20岁,他原是三区区公所(仁贤区)通讯员。

我到街上大约是五点多了,县警卫营闻讯由李营长带队跑步赶到,问了情况,火速上山追剿土匪。直追至内槽城南、铁门,在长塘打了一仗,打死几个土匪。在街上,听说知新同志牺牲了,内心非常悲痛。我一趟跑到双桂堂队部,队长已随警卫出发了。回转时天将黑了,将知新尸体暂放在下场口关庙大门内,安排人守护和给他擦澡。看到知新胸前由左肩往右下大腿被罪恶的手枪挂斜线打了七枪,我当场痛哭难止。以后知新的尸体安葬在仁和场上场口的大路右边,用的伪乡长李凡辉的功德碑,刻成墓碑,听说1968年迁进了烈士陵园,但至今却无法查找。

剿匪的第三天,被炸伤腿的土匪龚荣哲,下山准备摸回家里治伤。却被放牛的撞见了,报告后,武装队员和工作队员拉起了包围圈,龚荣哲负隅顽抗,被击毙于龚家箭滩他自己屋侧的坟场地边。

这股顽匪祸害不小，一月后又窜来金带乡毛草坪，经我们追击又突然失踪，结果藏在郑木匠的左厢房内(郑已迁下山)。警卫营派员搜索，又被打死侦察员一名。后在云龙东屏大队又打死武装队员两人，轻重伤八人；又在袁驿山上，仁贤三元等地犯下累累血债。

匪不剿灭则国无宁日。这股匪经过近一年时间，终陆续被我人民政府歼灭。1950年11月击毙龚荣哲；1950年底云龙乡四区工作人员游克沛同志捕获蔡德明匪徒(外号蔡大汉)，送县时跳河被击毙。后来，袁驿区清匪时击毙杨八癞子；在仁贤乡击毙了聂如芬、聂如俊。匪首邓大中等，在穷追猛打无处藏身时被捕归案，经查证罪恶，明正典刑判处枪决。

1982年8月

剿除顽匪邓大中

栾麟祥

1950年初开始的征粮剿匪工作,1951年初基本结束。梁平县内除少量顽匪之外,零散土匪已经肃清。邓大中是几股顽匪中一股的头子。他带领十几个喽罗,盘据在百里槽一带打家劫舍,拦路抢劫,甚至杀害干部。1951年3月在佛耳岩(礼让镇到竹山镇中间的一座山)山上抢劫公安干警的枪支弹药,便是罪恶之一,也是他走向灭亡的重大罪恶。这事虽已过去51年,但我仍清楚记得,因为当时我正在县公安局工作,是事件亲历者之一。

1951年3月中旬,大竹专区公安处(当时梁平属大竹专区)派两名公安干警(一名班长、一名战士)送机密文件到梁平。他们各有一支卡宾枪和手枪及百多发子弹,还要返回时带回梁平公安局缴获的600发加拿大手枪子弹。他们来到梁平,交了文件,领了子弹,临走时县公安局领导提醒他们,回去时注意安全,因为还有顽匪邓大中在他们必经路段(当时汽车很少,县与县来往也全靠步行)活动。

两名干警步行40多里,抵达佛耳岩山下已是中午,他们便在路边小店吃中饭。这时恰有农民路过小店上山。他们饭后继续赶路,当他们将要爬上山顶经过一危险路段时,突然十几个土匪扑了上来。他们来不及还击,便被下了枪,搜去了所有子弹,还撕去了他们的帽花、领章、胸章,只是没伤害他们,让他们走了。原来据守在山上的土匪正是邓大中股匪。他们从路过的农民口中(农民不知他们是土匪,当问及山下情况时,农民无意中说出山下有两个解放军)知道有两个背枪的解放军战士上山,才谋划这次袭击的。

两名干警回到大竹公安处,汇报了路上枪弹被劫情况(两名干警失职,自然受到了处分)。公安处立即通知梁平公安局,责其迅速破案,因枪弹流失,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祸害。梁平公安局执行命令快速而坚决,由局领导带领部分公安干警赶赴出事地点,发动群众,

配合民兵,调查了解,灵活出击,在十多天中,把除邓大中和一个顽匪以外的十来个土匪,逐个抓获或击毙。而4支长短枪和700多发子弹却被邓大中藏匿和带走,必须继续清查、剿灭。

再说邓大中及另一顽匪,见抓捕紧急,逃到龙门乡(与竹山乡邻界,距佛耳岩二三十里)14保的邓孝清家躲藏起来。邓孝清是个开窑罐厂的农民,住地是邓大中股匪的活动地区。解放前,邓匪常三五几人来他家吃饭或住宿。邓孝清不通匪,但迫于无奈,不敢报告,所以这次邓大中走投无路来到他家,以为安全可靠。而邓孝清解放后,经共产党一年多的教育,思想觉悟大大提高。邓匪来后,他表面上十分热情,用话稳住他,暗地里却十分巧妙地向正在清剿的公安干警作了报告。公安干警除严密计划抓捕外,还嘱咐邓孝清趁邓大中欲招兵买马企图东山再起之机,设法打入土匪队伍,见机行事。

邓孝清回到家里,利用邓匪对他的信任,和自己的一个亲戚一同打入土匪队伍。一天中饭后,邓匪午睡,叫另一顽匪站岗。邓孝清和他亲戚对土匪说,房子地势低,后山上看得远些,最好在后山上放哨,以免公安部队包围。于是三人一同上山,在将要到达目的地而又看不到住房的岩坎下,邓孝清二人出其不意,拿出暗藏铁器,将土匪击毙。然后返回家中,趁邓大中熟睡之际,活捉了邓大中,送交清匪部队。经过严审,收缴回土匪抢去的全部枪支弹药,邓大中被判处枪决。

彻底剿除邓大中股匪以后,邓孝清等人因协助剿匪立功,获得奖励,并拍照留念。人民欢庆,又彻底清除了一方祸害。

李克明·整理

记消灭刀儿教的一次战斗

栾麟祥

1949年12月7日,梁山(梁平)解放。半月后的12月22日,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战士,随团来梁平工作。从1950年1月到1954年这段时间,我都在公安局工作(局长张应忠)。

解放初,梁山的敌情十分复杂。国民党溃退时,潜伏下来的特务,勾结反动军警、伪乡保人员、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,造谣惑众,抢劫杀人,扰乱社会秩序,阴谋叛乱,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。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,刚刚成立的县公安局,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,采取专门机构与群众相结合,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。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,公安人员跟踪侦察,然后有计划地消灭敌人,因而连续不断地取得剿匪、破获反动组织、消灭反动会道门等一连串胜利,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。从而保障了征粮、土改等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,巩固了新生革命政权,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

这段时间,使我难忘的事很多,这里只记叙一次消灭刀儿教的战斗。

刀儿教虽然都是一些愚昧迷信之徒,反动气焰却十分嚣张。当年,袁驿、龙门、荫平、云龙等地刀儿教最多。梁平解放,公安局从成立开始就注意侦察他们的活动,通过农村民兵和积极分子,想方设法获得他们的情报。公安局侦察人员打入敌人内部侦察,对他们的活动了如指掌。当我们侦知他们准备勾结土匪攻打县城、劫狱的阴谋以后,我们也一一做好了战斗和消灭他们的准备工作。

1950年10月11日,云龙刀儿教头子王洪江率300多喽罗(尚在后面),勾结大股土匪(隐藏在靠近城西乡今梁山镇的仁贤乡境内)接应,准备第二天攻城。当晚,12个刀儿教头子,先行一步来在城西乡13保陈家大院子(今梁山镇建设村)开秘密会。会后,他们就住宿在陈家大院子里。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,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。在老局长亲自带领下,以公安局干部战士为主,请驻军一